

# 巴哈伊社会发展观述评

吴云贵\*

新兴宗教与传统宗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新兴宗教，巴哈伊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关注现实，包括关注人类共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及未来发展前景。

巴哈伊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可以概括为宗教同源、人类一体、世界大同。这十二个字所表达和体现的可以说是巴哈伊教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核心价值观念在人类社会发 展问题上的运用和体现，可以方便地称为“巴哈伊社会发展观”。其显著特色是把巴哈伊教关于世界主义的基本信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宗教伦理视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即一种新世界文明的基础和最高指导原则。也就是说，只有认同巴哈伊信仰，人类才能在发展中构建一种全新的世界文明。

---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主任。

## 一 宗教同源是巴哈伊社会发展观的精神源泉

在当今的世界上，民族国家尽管有其局限，但仍然是群体利益认同的基本单元。人们所讲的发展，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是指主权国家框架内、由本国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发展进程。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理念通常会涉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两大方面，但在制订、编写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着眼点不在于抽象的精神领域，而偏重于可量化的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指标、计划和内容。

从可以读到的相关文献看，巴哈伊教所讲的发展观，与通常人们所熟悉的所谓世俗或非宗教性的发展观有两点明显差异。其一，巴哈伊教所讲的发展是指全人类或全球社会发展，而不同于某一具体的民族国家。这与巴哈伊教世界主义的信仰理念是一致的。其二，巴哈伊教的发展观高度重视灵性发展或心灵发展的重大意义，而对于各种非宗教性的社会发展理念持批评甚至排拒态度，视为“物质主义发展观”。这种态度源自超越性的宗教信仰。

巴哈伊社会发展观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不证自明的上帝启示为人类社会发展所需求的精神动力、道德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尽管如此，由于上帝的启示并非一次完成的，因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观不仅分为不同的阶段，而且代表和体现每一阶段的天命也互有区别。按照巴哈伊教自己的说法，巴布天命和巴哈欧拉天命虽有密切联系，但仍然属于不同的天命周期或发展阶段。

作为巴哈伊信仰的先驱者，巴布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基本

思想倾向是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为此需要改变传统宗教观念。发生于19世纪中期伊朗的巴布运动实质上是一种自发的宗教改革与复兴运动，学术界一般都把它视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如塞缪尔·威尔逊在其《近代穆斯林运动》一书中就把巴布运动归类于伊斯兰教背景下的“马赫迪运动”。<sup>①</sup>“马赫迪”（Mahdi）或“卡伊姆”（Qaim）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传统中是指该派信徒期待的“救世主”重现人间的信念。该派信徒坚信，其末代宗教领袖伊玛目马赫迪没有死亡而只是暂时“隐遁不见”，但他终将复临人间，驱散黑暗，使大地重现正义和光明。巴布宣称自己就是人们期盼的马赫迪再现的事实表明，巴布曾经寄希望于传统宗教思想以应对社会问题、社会危机。只是由于在后来宣教布道中不断否定伊斯兰教的传统和体制，巴布运动的追随者们才被主流的什叶派伊斯兰教视为“异端”并予以镇压。

巴布反传统的宗教思想为巴哈伊社会发展观提供了某种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基础首先表现在对旧传统的批判和扬弃，对人类宗教思想的重新解释。巴布运动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当首推巴布对《古兰经》“优素福章”（第12章）所作的评论，题为《加尧穆勒阿斯玛》（the Qayyunmu'l al-Asma），共111章9300节文。优素福（约瑟）为伊斯兰教确认的“圣人”之一，他也是犹太教《圣经》故事中的人物，为犹太人的始祖之一。巴布通过评论《古兰经》中的“优素福章”向其信徒传达了许

---

<sup>①</sup> Samuel, Graham Wilson, *Modern Movements Among Muslims*,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Wilmington, Delaware, 1976, p. 112.

多不同于伊斯兰教的新思想、新观念，对此守基·阿芬第在《神临记》（*God Passes By*）中作了简要的概括。据说巴布在评注中预示了伊朗卡加尔王朝君主专制的穷途末日，对什叶派教士制度的腐败提出了警告，对整个什叶派穆斯林社团成员发出了劝诫忠告，要求人们密切关注社会的黑暗和非正义。评论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二：一是预告新先知的来临，宣布巴布就是人们期盼的新先知，他将带来一部新律法，开创一个新天命周期，警告人们如果无视这部新天启律法，必将被熊熊天火烧成灰烬；二是预告一位更伟大的新先知的到来，这位开创另一天启周期的新先知就是巴哈欧拉，他实际上也是《古兰经》中提到的“真正的优素福”。<sup>①</sup>巴布撰写这部著作旨在以这部新经来代替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早年巴布的追随者们也确实将此书奉为他们的根本经典，以取代被其视为“失效”、“过时”的《古兰经》。

巴布运动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巴布在狱中完成的《巴扬经》（*the Bayan*，一译默示录），它也是巴布天命的神圣文字依据。这部经典包括9个部分，由19章组成，“9”和“19”因此而成为巴哈伊信仰中两个神秘的数字。《巴扬经》中提出的许多新思想，经过巴哈欧拉的进一步解释、发挥和完善，成为巴哈伊信仰的基础。巴布在《巴扬经》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人类社会各个时期依次传递向前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是宗教启示所体现

---

<sup>①</sup>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USA, 1974, p. 23.

的精神或灵性力量；每个时代皆有特定的制度和律法，旧的制度和律法只能适用一定的周期，就会因为时代的结束、社会的进步而被废止，代之以新的制度和律法；但新的制度和律法，如同旧的制度和律法一样，只能由代行上帝（或真主、神明）意志和使命的宗教先知发布。这位宗教先知也即巴哈伊教的“圣使”。

继启示波斯文《巴扬经》之后，巴布还启示了一部内容较短小的阿拉伯文《巴扬经》，从而证明和应验了一则极为重要的伊斯兰教“圣训”。这段圣训的内容是：“一个来自本尼·哈西姆家族的青年将启示一部新的经书并颁布一部新律法”。<sup>①</sup> 守基·阿芬第认为，这部新圣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书中所规定的具体的律令，而在于书中对上帝（真主）“应许之人”（即新先知）的赞颂之辞。巴布宣称，这部新经书面世之后随即废止了《古兰经》中规定的律例和宗教仪规，如同《古兰经》废止基督教的《圣经》新约以及后者废止摩西启示的犹太教《圣经》旧约全书一样。

尽管巴布最早提出了宗教同源、上帝同一的思想，但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阐释和完整表述是由巴哈欧拉最终完成的。巴哈欧拉在巴格达撰著的《确信经》（*The Book of Certitude*，一译《笃信经》）这部圣典，成为阐述巴哈伊教信仰的基础著作。书中就上帝之本质、上帝显圣者的目的和使命以及人类宗教思想不断发展、演化等主题做了系统论述。

巴哈欧拉撰写《确信经》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使那些

---

<sup>①</sup> 转引自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p. 25.

在信仰问题上困惑不解、发生动摇的巴布运动的早期信徒们坚定对巴布事业的信仰。为此，巴哈欧拉在巴布《巴扬经》两节经文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了宗教同源、上帝同一的思想。鉴于本文作者在其他场合已就这一主题做过详尽的论述，这里不再展开讨论，而只简述以往的研究结论。

首先，宗教同源、上帝同一的思想是在重新解释人类宗教思想史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以往对于宗教的认识和描述大多着眼于各种宗教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宗教文化所体现的多样性甚至成为战争冲突的理由或借口。巴哈欧拉认为，这些反常现象是人类不成熟的表现。他提出宗教同源、上帝同一的教义思想，意在为构建一个统一的新世界秩序提供精神支柱、道德基础。巴哈欧拉从世界主义出发重新解释人类宗教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按照巴哈欧拉文明周期论，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所出现的诸先知或圣人，都是肩负着同一神圣使命、并由同一位上帝所差遣的“圣使”。他们像体育运动中传接力棒一样，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便由承接新的使命的圣使来接替。对历史上不同宗教传统进行同一和整合的解释，从巴哈伊教的观点看来，有利于减少教义思想分歧，从而有利于世界主义目的性的实现。但如果从其他传统宗教的立场出发，事情会变得相当复杂，因为诸如希伯来先知摩西（穆萨）、基督教先知耶稣（尔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等圣使，他们在其信众的心目中不只是一定周期中的历史人物，他们所传达的天启、所代表的事业都是没有时限的。特别是对于伊斯兰教而言，不论是逊尼

派还是什叶派穆斯林，他们都不大可能接受“封印使者”之后出现新先知的说法。

再次，巴哈伊教所讲的宗教同源、上帝同一，是作为人类宗教普遍原则提出来的，但支持这一结论的经验事实只限于亚伯拉罕系统的启示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都有一部天经，都是通过圣使发布天启而立教的，因此确实属于同出一源的宗教。这种情况确实有助于三教的认同和整合。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三教仍然都是各自独立的宗教。而如果把宗教同源、上帝同一的信仰原则运用到佛教、印度教、中国道教、日本神道教以及其他诸多非启示宗教身上，这些异质宗教的信徒们恐怕就很难认同了。

为了使人们广泛认同巴哈伊教信仰原则，该教除把宗教宽容列为十大原则之一外，还专门制定了如何正确看待其他宗教的基本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最重要之点是在其他宗教传统中认同巴哈欧拉，如把佛陀（Buddha）解释为如同巴哈欧拉一样的上帝的“圣使”。此外，“宗教同源”只能理解为人类各种宗教皆来自同一上帝，这里更多地是指各种宗教的本质是同一的，而形态则是多样的。

## 二 人类一体、世界大同是巴哈伊教所欲实现的高远目标

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是人类社会、世界历史经历巨大转变的一段重要时期。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迅速发展，一度使现代资本主义成为国际上主流的政治话

语，人们认为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19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人类并未有因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获得永久安宁，二战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又使他们陷入苦难困境。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究竟应当怎样生活？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和世界应当怎样和由谁来管理？对于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人类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歧异，由于难以消除的权力、利益冲突，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过去的百余年间，在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和运动主要有三，即西方资本主义、东方社会主义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较之这些非宗教性的社会发展理论，各种宗教所提出的社会发展观一般都是宗教信仰和教义思想在社会领域的扩展延伸，偏重于精神领域抽象的道德说教。作为新兴宗教，巴哈伊教的社会发展观也基本上是如此，它没有关注上帝创世之说，而把关注点放在上帝通过其圣使救世的计划、方略、举措。但不同于传统宗教，巴哈伊教社会发展观不仅在宗教思想上有所创新和扬弃，在社会发展规划上也有一些便于运作的具体内容。

早在一百多年前，巴哈欧拉就提出了“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的宏观社会发展理念，称之为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最初的出发点是人类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救世”思想和“社会正义”思想，坚信并一再强调，人类过去的灾难、痛苦、战乱、纷争等消极腐败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违背上帝旨意、追随私欲、胆大妄为造成的，同时它也是人

类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但人类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如今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条件以创建一个和平、统一的人类新世界，这一新世界秩序、新世界文明可以保障人类获得真正意义的全面发展、繁荣昌盛。

巴哈欧拉社会发展观的显著特征是在不忽视个体、群体精神、灵性、道德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和强调全人类、全球和整个世界的发展。世界主义主张用人类的团结统一来代替世世代代以来人类自身的分裂，用永久性的世界和平来代替过去的战乱、暴力冲突和动荡不安，并最终用统一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即所谓“世界政府”来代替分权的、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从而实现人们期盼已久的“世界大同”。为此，需要确立一系列公认的基本原则和实施计划。

不过，在讨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实施方案以前，我想就巴哈伊世界主义发展观的前提作一点说明。近年来在阅读巴哈伊社团散发的出版物时，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这些出版物用很大篇幅去介绍巴哈伊的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布的文告，而对于巴哈伊社团活动的宗教方面、灵性方面的内容则谈的不多。由此可能使人产生一些误解。例如，不少非宗教信仰读者都强烈感到，巴哈伊是一个世俗性、现代性、人文社会性非常强烈的新兴宗教，而与他们较为熟悉的传统宗教明显不同。在我看来，这的确是一种善意的误解。其实，巴哈伊是一个融宗教神秘主义和人类科学理性于一体的宗教。巴哈伊构建统一的全球社会、统一的世界文明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按照上帝圣使的解释和指令，努力完成上帝预订的救世和改造世界的计划工

程，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按照巴哈伊教社会发展观，构建新世界秩序、新世界文明，固然离不开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但要形成同一方向的合力，人类在完成这一伟大工程时首先需要接受上帝圣使的指导。上帝在每一时代都会派圣使以指导人类完成上帝计划的观念，在巴哈伊文献中称为“大圣约”。作为一种神圣契约，“大圣约”不仅承诺上帝要不断向人间派遣使者，同时也要求世人把接受圣使作为一项义务。这表明，对于人类来说，构建新世界秩序是上帝通过其使者下达的一项任务。而对于非巴哈伊信徒来说，如果他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一时还难以接受“大圣约”的说法，他们恐怕也就很难全心全意、身体力行地参与新世界文明的创建。当然，拒绝“大圣约”观念不等于拒绝巴哈伊教提出的构建新世界秩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因为巴哈伊教的“十大原则”的大部分内容同时也是现代世界公认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人类一体、男女平等、种族团结、经济平等、普及教育、科学与宗教和谐、全球通用辅助语言、建立世界联邦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等等。此外，按照巴哈伊教的说法，巴哈欧拉天命的周期为一千年，也就是说，要等到千年以后，人类才会有上帝的新圣使来到人间。<sup>①</sup>巴哈欧拉为自己预留了如此长的一个发展周期，而千年之后人类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也许只有深知上帝奥秘的宗教家可以预知。

---

<sup>①</sup> 《巴哈伊教——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宗教》，新加坡巴哈伊总灵理会，1993，第126页。

巴哈欧拉所讲的人类一体、世界大同（新世界秩序）是以宗教名义提出的人类发展的高远目标。它的最终实现取决于多种复杂条件和因素。巴哈欧拉预言新世界秩序将分为三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是旧社会秩序在混乱和灾难中崩溃。第二个阶段是“小和平”的实现，在此阶段，战争宣告终止，但持久和平尚未到来。第三阶段是“至大和平”，此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文明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永久圣约”的彻底实现。根据巴哈欧拉规定的标准，人类世界距离人类一体、世界大同的目标的实现，只能说是“路漫漫”，还相当遥远。而如果那个目标的最终实现的前提，是指全球居民通过对唯一上帝的共同信奉而受到激励，通过践行共同的宗教启示而获得前进的动力，这种高标准的灵性要求将变得非常难以达标。尽管如此，人类一体、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仍然是令人向往的，因为它有利于世界和平、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昌盛。

### 三 从实践层面看巴哈伊教社会发展观

一般而言，各种传统的宗教社会发展观更加注重从宗教道德角度对人类社会发计划提供某种指导和监督作用。巴哈伊教的社会发展观也是如此，但又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由于构建新世界秩序或全球性文明是巴哈伊社团的核心教义和价值理念，因此在实践层面，世界巴哈伊社团的全部工作，实质上都是为了促进其基本信仰和价值理念的最终实现。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巴哈伊社团在世界各地不断发

展壮大，随着巴哈伊教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促进新世界秩序的实现成为世界巴哈伊社团的中心工作。巴哈伊社团不是单枪匹马地从事这项工作，它的基本做法是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通过积极参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通过与联合国机构密切合作、协作，以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这里我们不妨通过巴哈伊国际社团发布的几份文件对其相关活动予以了解和评估。同时，为了开展学术思想交流，作为非巴哈伊社团的学者，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对某些重大问题做出回应。

1985年世界正义院发布了《世界和平的承诺》文告，再次就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问题表达了巴哈伊教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立场。文告重申了巴哈伊教人类一体、世界大同的基本理念，认为尽管战争冲突的根源并没有消除，永久的世界和平尚未实现，但人类应当对世界和平的前景充满信心。文告强调，当今的人类正在逐步走向“成年期”，成熟的人类应当对世界和平做出庄严承诺，因为战争违背人类爱好和平的本性，而和平承诺最重要之点不是一纸和平协议，而是出自人类心灵、人类本性的“软性承诺”。文告把持久和平与新世界秩序的建立联系起来，认为世界秩序只能建立在人类一体的基础上，没有这样的全球统一的管理体制，也就无法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

这份文告还从世界主义出发对极端民族主义提出批评，认为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理智的爱国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文告重申了宗教宽容的重要意义，指出历史上的宗教纷争是人类战争的根源之一，实现世界和平，对于宗教而言首先是要践行宗教宽容的原则。文告将妇女的解放、两性平等与新世界秩序的构建

联系起来，强调指出妇女的积极参与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前提保障之一。文告在谈及普及教育时强调应当把“世界公民意识”教育列入教育计划，这典型地反映了巴哈伊的独特立场。需要指出的是，如今世界各国的国民教育都是由国家政府主导，在精神文明教育方面几乎都有爱国主义的内容，而没有世界主义内容。世界主义作为一种高远的理想主义目标，目前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没有成为主导思想，很难列入国民教育计划，还只能停留在一般宣传的水平。

1993年9月，世界宗教议会于芝加哥发表《全球伦理宣言》，与会的宗教领袖、知名人士就“全球伦理”问题表达了某种共识，引起外界的注意。“全球伦理”概念的基本含义强调，当今世界之所以混乱无序、动荡不安、纷争不已，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忽视、背离了古已有之的宗教价值准则；因此，各大宗教如能找到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就可以为构建一个理想的全球新秩序提供一个道德基础，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称为“人伦”，指处理人际关系的各种道德准则。顾名思义，“全球伦理”是指全人类彼此相处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全球伦理宣言指出，全球伦理不是指一种全球共有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而是指全人类、全世界的一种基本共识，一种有道德约束力的价值观，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或人生态度。全球伦理的基本理念是以古老的宗教道德为基础构建一种全球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概而言之，“全球伦理”实质上是作为未来全球社会“世界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由此人们再次看到，世界巴哈伊社团

为构建世界新秩序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全球伦理宣言实际上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对世界和平的承诺。宣言所表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高度重视宗教伦理、精神价值准则对于人类发展、世界和平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没有全球伦理就不可能有新的全球秩序”。<sup>①</sup>宣言为世界做出了四项承诺：一是承诺提倡非暴力、尊重生命的文化；二是承诺提倡休戚相关、实现公正经济秩序的文化；三是提倡宽容、诚实生活的文化；四是承诺提倡男女之间权利平等、合作互助的文化。这里所谓“承诺”，其含义是指作为宗教领袖、专家学者、宗教信徒对促进“全球伦理”所承担的道德义务。这是作为非政府宗教组织和个人这些不具有公权力者唯一所能做的。

提出“全球伦理”的动机无疑是善良和高尚的，但夸大宗教道德的作用可能使人产生误解。全球伦理企图把当今世界一切重大的矛盾和危机都化约为人类精神领域和宗教道德问题，似乎有了高尚的宗教道德、高尚的精神境界，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事情恐怕未必如此简单容易。这里面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宗教、宗教道德的问题。不必讳言，我们这些非宗教信徒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与宗教信徒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宗教产生的历史环境和活动空间从来都没有离开人类社会，宗教信仰、宗教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会深深地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构建世界新秩序不仅需要在精神信仰领域求同，而且需要在文化价值观上

---

① 《全球伦理宣言》，Global Ethic Foundation, Konard-Adenauer-Foundation (KAF), Malaysian Interfaith Network (MIN), 1994, p. 4.

存异，“和而不同”才有勃勃生机和活力。此外，也要充分认识物质力量特别是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于构建世界新秩序的重大贡献和作用。精神与物质是人类文明的两种基本形式，它们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当今世界的腐败现象并非只表现为“物质主义”，精神文明也同样受到污染，有些腐败甚至也会殃及宗教。从两个文明建设的视角看，构建世界新秩序既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也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二者应当平衡发展、互相支持。此外，宗教并非社会道德的唯一渊源，道德的起源，除道德神赐说外，还有道德自然起源说、道德契约起源说、道德交往起源说等不同理论观点。<sup>①</sup>

1995年1月，世界正义院再次发布文告，题为《人类的繁荣》。文告指出，世界各国政府多年来在联合国有关机构主持下召开了多次会议，就环境与发展问题、人口与发展问题、促进人权问题、妇女参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以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富有成果的讨论，达成许多共识。世界正义院发布这份文告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表达巴哈伊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以便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交流。

这份文告在评述上世纪社会发展趋势时提出了两点原则性的批评意见，一是认为20世纪世界各国的发展观受物质主义人生观的影响较深；二是认为过去的社会发展规划尽管都承认“民众参与”原则，但民众基本上没有决策权。文告从七个方面概述了巴哈伊社团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基本思想。

---

<sup>①</sup> 张传有：《伦理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6，第47-50页。

首先，文告再次引用了巴哈欧拉一百多年前首次明确提出的“人类一体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创立新的世界文明的基石。文告认为，建立新的全球文明固然需要建立具有权威的国际法律机构，但重要之点在于“掌握决策大权的人要全心全意接受人类一家的思想”。<sup>①</sup>

其次，文告强调只有“正义的力量”才能使人类一家的思想转变为行动。这有三层意思：个体需要正义感，群体需要根据“正义”原则进行决策，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体现“正义”原则，据以实现公平与公正。文告认为，保障人权是社会与经济发展进程的中心环节，但只有实现了人类一家才能真正保障人权。文告认为，在当今的世界，联合国机构是保障人权最重要的机制。

第三，文告提出，要使国际社会制定的人权标准成为国际准则，首先需要对人际关系重新下定义。人际关系广泛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机构多重复杂关系，但如今通行的人际关系准则需要修改，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人类尚未成熟时期的认识水平。顺便讲一句：巴哈伊教的这一观点是“超前”的，短时间内很难取得广泛的认同。

第四，文告强调人类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着科技知识不足和精神需求未得到满足两方面的挑战。前者使人类构建全球性社会的能力受到局限，因此需要通过普及科技知识来提升人的能力。后者关系到如何认识人的本性以及如何认识宗教在人类发

---

<sup>①</sup> 世界正义院：《人类的繁荣》，载《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33页。

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文告认为，人的基本特性是精神性的，因此任何发展规划的实施都必须设法唤起人的精神力量，使之充分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宗教如何在精神、道德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问题。

不过，科技与宗教并非足以影响人类发展仅有的两支重要力量。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影响只限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而精神境界的提升、精神文明的建设则不只是宗教信仰问题，因为非宗教信徒并非没有精神信仰，他们也在不断提升精神境界。

第五，在论及经济发展问题时，文告再次重申了科技与宗教持续对话的基本观点，以寻求均衡发展。文告指出，宗教精神要想有效地帮助人类获取物质福利，其自身也必须发展创新。如在如何看待贫困问题上，传统宗教思想提倡“安贫”、“知足长乐”，似乎贫困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常态。只有彻底改变这种消极思想，才可能顺利解决贫困、失业、就业等广泛存在的问题。在促进经济发展问题上，文告再次将这一问题与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文告强调指出，“在造物主眼中，男女一向并永远平等”。男女平等以及妇女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应当成为检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标准之一。巴哈伊教的这一观点，与联合国工发组织提出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第六，文告在论及构建全球社会时，专门就与之相适应的“权力观”问题表达了新的见解。文告认为，有史以来权力总是掌控在个人、集团、党派、民族、国家政府手中，这种体

现权力的方式既带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众的福利。因此，构建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树立新型的权力观，其基本理念是：权力并非属于人类的一部分，而是属于全人类。文告引用巴哈欧拉“团结之光”足以“照亮全球”的观点，认为新型的权力观只有在提倡民主精神的文化方式下才可能变为现实。显然，这一观点将“全球社会”、“世界文明”、“世界秩序”与民主精神、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

这里可以提出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权力的转换。我们知道，迄今世界上所讲的“民主”都是在主权国家框架内的民主，“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是为了达到“集中”这一体现全民意志的最终目的。这表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与国家主权分不开的，只有国家消亡以后，才可能出现“世界大同”和“全球民主”。那是相当遥远的愿景。

第七，文告在结尾部分谈到“加速人类步入成年期的全球发展策略”问题。文告充分认识到，构建新型世界秩序不仅意味着人类观念的彻底改变，而且意味着当今世界所有机构的彻底改造和重建。文告看清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因而提出，除非人类的集体“孩童期”真的结束，而其“成年期”已经开始，否则理想的愿景将再次成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为此，文告呼吁世界人民大力支持世界文明的重建计划，一是承认人类一家，二是树立正义社会的崇高原则，三是要提升人类的能力，为作好“世界公民”创造条件。

## 结语

巴哈伊教的社会发展观是以宗教信仰、宗教精神、宗教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一种独特的发展观。它的独特性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历史渊源和精神动力被认定为来自人类共同信仰的上帝意志、上帝启示；发展被解释为改革创新和回归宗教的过程，发展的主体是接受巴哈伊教信仰的广大民众，而发展过程的主导者不是世界各国政府，但需要它们予以配合、协助；发展的时空范围不限于当今各个主权国家的疆域，而被扩及整个人类世界。要完成如此艰巨的宏伟大业，世界巴哈伊社团可以说是“信心十足”，但也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作为巴哈伊的朋友，我们同情、赞赏巴哈伊信仰者的事业和献身精神。作为一位中国学者，我们愿意看到人类一体、世界大同之日早日实现。作为一名非巴哈伊系统的学者，由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同，我们对于巴哈伊的思想观点自然也会有某些保留。重要的是，加深了解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和沟通，才有助于人类世界的发展和进步。